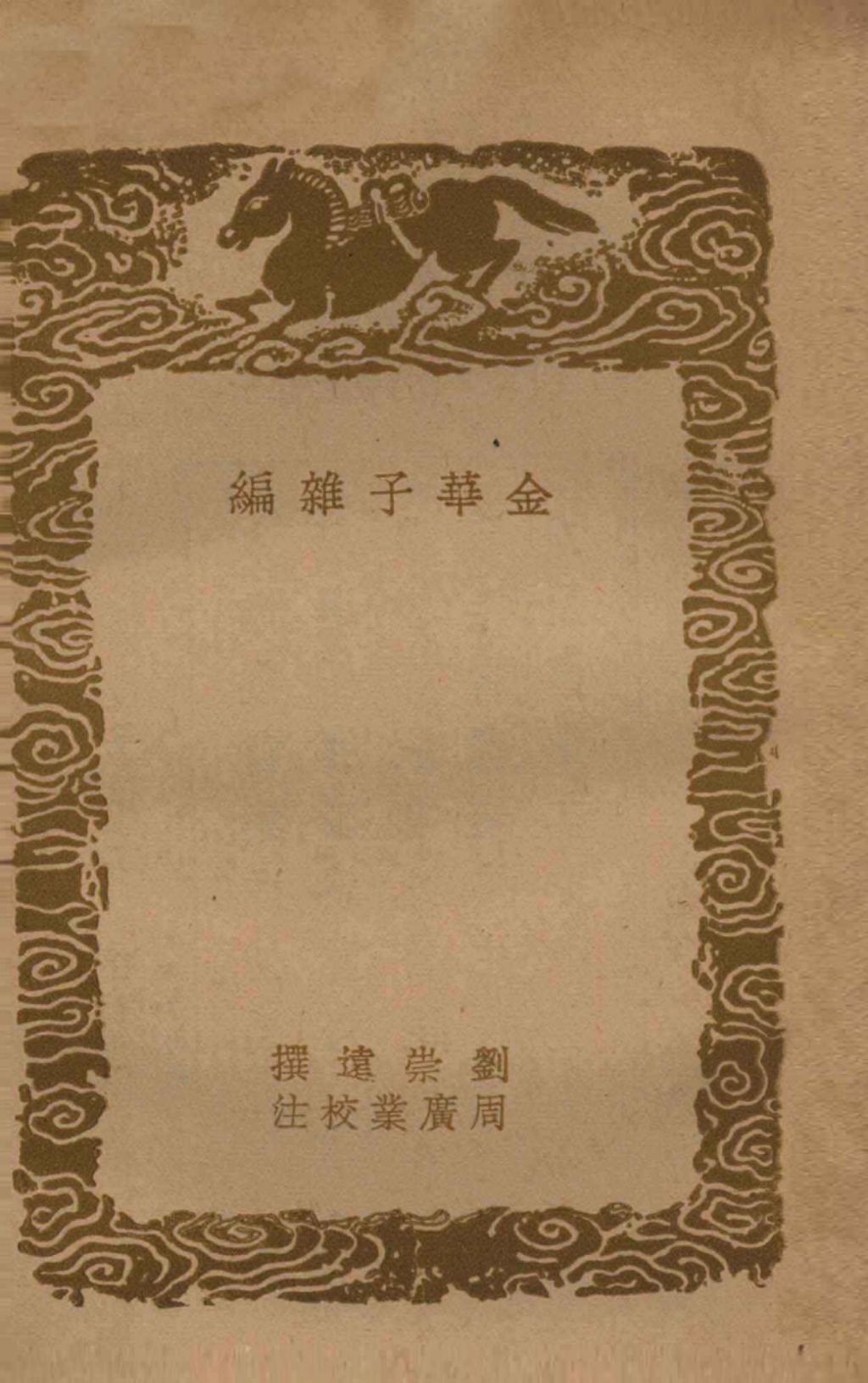


中華子故編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撰
周廣業校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一四九二上 通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編雜子華金

翁

金華子雜編卷上

南唐劉崇遠撰 海寧周廣業校注

我唐烈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順天膺運相羿禍浹有仍之慶始隆哀莽毒飫銅馬之尊是顯堯儲復正文廟重新濶沈海之斷綸卻成萬目撥伏灰之餘簡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風依漢而雜霸道澆漓頓革習尚無虛遂使武必韜鈴不空弓馬文先政理乃播風騷由是勳伐子孫知弓裘之可重閭閣童稚識詩書之有望不有所廢其何以興是知楊氏飭弊於前乃自弊也烈祖聿興於後固天興乎始天祐聞江表多故洎及寧帖人尙苟安稽古之談幾乎絕侶橫經之席蔑爾無聞及高皇初收金陵首興遺教懸金爲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辭以假之或有贊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繪帛副焉由是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幅湊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暨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跂及豈不以經營之大基有素乎

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於廳上命執事通曰百姓節度使王某參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惑步隨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

忘於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儻，短於寬恕。殺戮過差，人知其必敗。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仗大順而舉事，反結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勳於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假息，誠統之非才。然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己之掌握，天王窮迫，痛宰輔誅戮於道路。師範適當依附于勤王誠宜，鼓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衆，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案千鼎疑千萬之譌，之豪，縱殺戮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案師範青州人。父敬武，平盧節度使。敬武卒，師範自稱留後。殺棣州刺史張韜，據其城。後降朱全忠，全忠殺之。

陸翹字楚臣，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閒居卽事云：衰柳欹閒苑，白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老憶東山石，貧看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早鶯、柳絮、燕子，當時甚播於人口。及第累年，無聞入召。一遊東諸侯，獲餧僅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酉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一碑文，不識其閒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案杜少陵詩有云：讀書難，字過與此過字義正同。更何用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衆，實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奧古絕倫焉。連牧江南，九江名山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皆有吟咏。前進士許棠寄詩云：

棠事詳後。

十三年領郡，郡郡管仙山。爲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其清白，乃退。

隱於峴山時溫博士庭筠方謫尉隨縣廉帥徐太師商留爲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鋌與飛卿案飛卿庭筠字往復致謝遞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爲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行於世今名樂府雜錄

案即西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於錢塘湖案即西湖也每先數日卽於湖岸排列舟舸結絡綵艦東西延袤皆高數丈爲湖亭之軒飾忽於其夕北風暴作綵船洶湧勢莫可制旣明皆逐風飄泊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之爲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遙指於層波之外大將愧懼以綵艦聯從非人力堪制無計收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共有多少令每一綵舫繫以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爲難觀者歎駭服其權智涓之機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嶼之子小宗伯澮之兄涓性俊逸健於記識初典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乍到郡中未能憶諸走吏姓名卒要呼喚皆滯人頤指居常當直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胸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閱逮及三老未嘗誤喚一人者案新書作以紙各書姓名傳牒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

柳氏舊聞今存名次柳氏舊聞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字宏憲之子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德裕自序次柳氏舊聞云太和八年土間宰臣王涯等以故內臣力士事蹟涯奏上元中云云問高力士蓋柳氏書名也案新唐書柳芳字仲敷由水寧尉直史館肅宗

時續成吳競所次國史。百三十篇。敍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嘗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其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改。乃倣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頗有異同。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今按其書已失不獲。案德裕自序云。涯等奉詔。召芳孫璫。詢事。璫對某祖考前從力士傳。今搜求其書。亡失不獲。德裕之父與芳子吏部郎中冕。案柳宗元先友記。柳登。柳冕。自其父芳。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字敬叔。德宗時吏部郎中。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乃編此爲次柳氏舊聞。案德裕自序云。凡一十七章。以備史官之說也。舊聞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爲時盛傳。

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無及路公巖者。案紺珠集作宣。巖字魯瞻。懿宗咸通時入相。杜尚書愔。邠公之弟。案新唐書。杜尚書事。諱。封邠國公。其淮海之政。有獄市之譽。聞於上聽。案紺珠集作宣。因除崔魏公鉉替悰。上賦長韻詩送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親養治一方。獄市獲來蘇。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紺珠集。此下有無才學三字。杜邠公悰。暮年耽於燕會。案紺珠集作遊宴。再鎮淮南也。案錢塘賦承麟本傳。希下無才字。獄囚數千百人。而荒酒宴。適不能理事。罷兼太子太傅。案傅教舞以媚崔。公頗衡之。之則邠公不應悅。案紺珠集作衡是也。否則邠當作崔。公自廣陵致仕東洛。揚州軍將因入奏經洛中。以故吏參焉。公問曰。來蘇健否。軍將不敢對。公曰。傅希才也。對曰。健。案本紺珠集。作來蘇健否。謂傅希才亦無才字。則此二字皆衍文。

故事。南曹郎既聞除目。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縱未領命。亦不復還省矣。南海端揆爲主客員外時。謂劉崇龜。詳後。有除翰林學士之命。既還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彥若。除翰林學士。端揆以己未承旨。乃駕而將

復治故廳至省。省門子前曰：員外已受報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舉不敢避，遂退。彥若公相之子，能馳譽清顯。中尉楊復恭善之，故能變致中授耳。

文公名楚，封彭陽郡公。新書：彥若爲太子太保商之子，官至太保齊國公。僖宗時御史大夫，官至太保齊國公。

令狐公絢文公之子也。

朝由翰林承旨，累官檢校司徒平章事，封涼國公。

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親

上覽謝表，因問絢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緣地近授守庶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千石多因循官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卽行，豈又踰越宰相可謂有權。絢嘗以過承恩顧，故擅移授。及聞上言，時方嚴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令狐補闕滻與中書舍人澄。

案新唐書令狐絢傳：絢三子，滻、渢、渙。渢終中書舍人，又藝文志：令狐澄貞陵遺事一卷，注絢子也。

乾符中書舍人，蓋渢一名澄。

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澄，三代皆擅美於紫微。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爲從事，清瘦明白，猶若鷺鵠。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也。

宣和書記：澹容之子，官至吏部侍郎。有才名，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

先是中朝流品相率爲朋，甲以名德，清重之最者爲其首，咸通之際，

推李公都爲大龍甲頭。

新唐書無正面字。

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親昆仲也。

新書：涓少師琪之子，澹河中節度使璵之子，則涓弟也。

澣卽

預於品目，以涓之俊逸，目爲龐率，不許齒焉。多方敬接，冀時暱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應對，避之如薑蟹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

雍字順中，禮部尚書戎之子。

少高令聞，舉進士，擢第之後，藹然清名，喧於時。與鄭顥同爲流品所

重。顯太傅絅之子。宣宗時尙萬壽公主。恩寵無比。終禮部尙書。河南尹。舉子公車。得遊歷其門館者。則登第必然矣。時人相語爲崔鄭世界。雖古之龍門。莫之加也。

故池州李常侍寬。桂林大父。即常侍之兄。同營別墅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爲土牆李家宅。宣宗嘗親試神童李穀於便殿。穀年數歲。慧聰詳敏。對問機悟。上甚悅之。因賜解褐官絹二匹。香一合。子以彰異渥。上之儉德。皆此類也。

宣宗臨御逾於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但天下雖寧。水旱間有。大中之間。越、洪、潭、青、廣等道數梗。以上之恭儉明德。始無異心。方隅諸將。雖失統馭。而恩詔慰撫。不日安輯。輿論謂上爲小太宗。

王尙書式。僕射起之子。起字舉之。式其次子。朝廷儒宗。最見重於武宗。常自譽於上曰。讀書則五行皆下。爲文則七

步成章。而式頗有武幹。善用兵。累總戎平。裴甫新書作仇甫。等溫璋失利於徐州。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

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焉。駐軍境外。優游緩進。徐州將士王智興。矯矯難制。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立於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之間。一夫號呼。衆卒率和。節使多懦素懦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聞式到近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

被衣坐胡牀。受參旣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案新書事在咸通三年。崔魏公鎮淮海。九載法令一設。無復更改。出入嚴整。未嘗輕易。儀注常列引馬軍將。少亦不下二百蹄。民康物阜。軍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猶存喜論其餘愛。或戲之爲九年老。

崔雍爲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爲路巖所搆竟坐此見害。新書助以兵能抗遣人勞以牛酒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傳其罪賜死宣州雍與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爲點頭輩自盡旣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於連師裴公璵奏之銷廢於思過院雍憂恚且悶乃召獄直軍將話其事不日勅至果如夢焉。

初周侍中寶之在軍困於芻粟之備有僕忘其姓名恆力負至不令有乏如是綿歷星紀未嘗辭倦及其達也舉之隸諸衛使主廄庾以謹厚尤見委任旣卒數年矣或一夕夢來報馬料盡公甲午生甚惡之遂病痞而薨李景讓字後已尚書少孤貧夫人某氏性嚴重明斷孫慤唐紀母鄭早寡治家嚴諸子皆自教之近代貴族母氏之賢無及之也婦居東洛諸子尙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牆夜坍墮童僕脩築次忽見一糟船實以散錢婢僕等當困寢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於堂上太夫人聞之誠童僕曰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後發旣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爲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吾何堪焉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資吾門此未敢覩乃令函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字德說郭作皆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幃之封泥之從說郭校案紺珠集作看街畏其糺彈也其摘目亦曰泥樓然終

以強毅爲時所忌。舊俗除亞相者百日內若別有人登庸。紺珠集作大拜謂之辱臺。新書作世謂除大夫百日。有他官相者謂之辱臺。而景讓未十旬。蔣公伸入相。景讓除西川節度。赴任不踰年。乃請老歸於洛下。終身不復再起。太夫人孀居之歲。才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言動以禮。雖及宦達之後。稍怠於辭旨。則櫛楚無捨。先是景讓除浙西節度使。新書作正觀察使已而忽問曰。取何日進發。偶然忘思慮。便云擬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讓惶懼。方悟失對。太夫人曰。官職貴達。不用老母得也。命童僕折去巾綬。撻於堂下。景讓時已斑白。而高堂嚴厲。常若履冰。縉紳之流。健羨莫及。其後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應對乖禮。怒撻命汝。鎮撫安得輕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寧。新書作一夫不唯上負聖君。而令垂暮老母。銜羞而死。且使老婦何面目見汝先大夫於地下。言切語正。左右感咽。乃命坐於庭中。將撻其背。賓僚將校畢至。拜泣乞之。移時不許。大將以下。嗚咽感謝之。於是軍伍帖然。無復異議矣。景讓累舉不捷。太夫人聞其點額。卽笞其兄。中表皆勸。如是累歲。連受庭責。終不薦託。親知切請之。則曰。朝廷知是李景讓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耳。旣而宰相果謂春官。今年李景莊須放及第。可憫那老兒。一年遭一頓杖。是歲景莊登第矣。唐案語林。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紳字公垂。武宗朝相。封趙國公。其再節度淮南。在武宗四年。甯慘。紺珠集作猶幕江淮慘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興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而亦以慘宿老敬之。慘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旣而出家樂侑

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紺珠集作舞者年老伶元作又今昔日曾聞阿舞婆。紺珠集作昔人曾聞阿武婆如今親見阿婆舞。趙公驟然久之。

杜密權以廟堂出鎮浙西。審橫字殷衡懿宗朝以門下侍郎出爲鎮海軍節度清重恭寬雖左右僮僕希見其語在翰苑最久常侍從親密性習慣厚故也在任三載自上任坐於東廳泊於罷去未嘗他處雖重臣經歷亦不踰中門雍容之度丹青莫及時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審權人謂之小杜相公也。新書作小杜公

王尚書式初爲京兆少尹。案新書但言以殿中侍御史出爲江陵少尹不言京兆好縱情酣飲京師號爲王鄧子性復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巷中有攔街鋪設中夜樂神遲明未已式因過之駐馬寓目舞者喜賀主人持杯跪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達官來顧味稍美敢拜壽觴式笑取而飲媿領而去行百餘步乃回轡復謂之曰向者酒甚不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巨鍾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駢。案駢字千里雲南之功聞於四海晚節妖亂嗤笑婢子之口嗚呼怒隣不義幸災不仁亡不旋踵已則甚之雖自取也然若有天道豈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毬軍將。新書寶字上珪會昌時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以善擊毬俱備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國公領鹽鐵在江南駐泊潤州萬花樓觀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盛名如何得一見寶乃輒輶樂命馬不換公服馳驟於綵場中都憑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彈揮擊應手稱歎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覩卽從來之聞猶未盡此之善也

周侍中寶初在軍中性強毅閩官之門莫肯折節逮將中年猶處下位或自憤悱獨以領綯子供奉者前後凡三十六度遂挂聖意遷金吾第二番將軍尋遷對御仗第一籌喪其一目新書 武宗時擢金吾將軍 以綯喪一目授涇原節度移鎮浙東與燕公對境高駢在軍中時以兄呼寶及摠元戎意遂輕少兼以對境微釁憎愛日尋漸積爲仇讐矣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放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爲副使時幕府諸從事率多後進子弟以藩年齒高暮凡遊從觀會莫肯從狎藩不平之一日諸郎府移廚看花而藩爲之幕長方盛服廳中俟其來報移時莫之召藩乃入謁瑄見藩至甚訝其不赴會藩便言不知瑄乃與藩攜手往焉旣至彼瑄則讓其失禮於首廳賓從初端揖竦聽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厲聲曰韓三十五老大漢向同年覓得一副使而更學鬪唇合舌瑄掀髯而起饌席遂散

李瞻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於本郡道不修志郡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猶剛正於可否其王給事則強復爲己任周侍中寶皆隱忍之瞻罷秩退隱茅山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許北土遂擢王拱之害新書王拱重榮子李祝故常州刺史避亂江湖帝聞其剛鲠以結事中召道出陝瑄厚禮之祝不爲意乃遣吏就道殺之金華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生附子之毒能殺人人固知之矣而醫工或勸人服者惟生黑豆和合可以紓患句曲茅山出烏頭道流水煮爲丸餉遺知聞愚頻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則痰吐昏迷亟療方止愚外表老丈中與韓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見藩自宣州罷職退居於鍾山愛敬寺忽有道流勸服補益藥以生附子數兩以硫黃爲丸藩服之數月乃方似覺有力常日數服忽一日鼻出鮮血頃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齊流血莫可制之藩

身貌瓌偉。旣疲委頓。簾席流液。須臾侍疾骨肉。鞍轡皆如緋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澤莫及。但以血肉舉骨就木而已。金華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豈韓公運數會於此也。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進藥之審也。夫肉麪養身之恆物也。冷暖苟差。猶能災人。而況金石靈草乎。蘊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轉之製。孰可輕脫駕馭乎。處天地間。飛動微物。盡能顧惜身命。況於達明之士也。何乃苟利縱欲。劫掠爲功。由彼兵火。自貽不戢之禍。冀無自焚也。不亦遠乎。

王昭輔嘗話。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筮。自云授易於至人。纖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常因休暇。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閒且於小廳奕棋。握槊以佇。俱至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神色沮喪。遽歸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於是賓客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過之。旣布卦曰。卦甚異。可速報之。冤家亟來索。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禱禳乎。曰。至冤得請於天。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旣聞所筮。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覩之。楊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揚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爲歌姬。在舍。秦裴廷裕東觀奏記。駙馬劉異上安平公主。主左右皆宮人。一日以異姬人從入宮。上問爲誰。主曰。劉郎聲音人。自注云。俗呼如此。然則風聲婦人。亦聲音人之類也。一旦方治晨妝。爲諸女姊驕族來惱。其嫂甚怒。逼逐之。出於中門。旦某入府。遇放衙歸。早忽見不衣裙。獨在中門外。疑忌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點污家風。遽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藥物躡灌之。沈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影響。適來忽見躡履。自南

廊縱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於天，已得伸雪。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柰何。然驗王生之卜，於前事不誣。果七日而卒。

杜紫薇牧位終中書舍人。牧字牧之，爲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爲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可爲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矣。典吳興日，夢人告之曰：爾位當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即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新書，俄而炊餚裂。牧曰：不祥也。集逾月而卒。紺珠集作未幾卒。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原注晦辭，扼扼。原注德祥，等云：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論。唯人則不爾。不學與學，論學非採其花，要自抉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妄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於朱方。元注西方，從說郛校。今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晦辭於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元作車，隨而遣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元作輦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金華子雜編卷下

瑯邪王氏與太原同出於周瑯邪之族。世嘗有錐頭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爭炫稱是己族其實非也。太原貴盛之中自有鉛鏤之號。案李肇國史補崇陽鄭閭頭盧澤底李土門崔四姓皆爲鼎甲而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卽皆拜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嫁多達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專清美之稱。薛居代史李專美傳云姑臧大房與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房盧氏昭國鄭氏爲四望族崔程卽清河小房。崔達之後爲清河大房宣宗相龜從是也寅之後憲宗相羣是也皆出清河太守之後崔程卽清河小房爲清河大房宣宗相龜從是也寅之後憲宗相羣是也皆出清河太守之後

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家寶應本安宜縣崔氏曾取八寶以獻勅改名焉。程之姊北門李相國蔚茂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揚州院官舉吳堯卿巧於圖利一時之便蔚以爲得人竟亂筭推之政程累牧數郡皆無政聲。小杜相公聞程諸女有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取焉。初辭之私謂人曰崔氏之門著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國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於寶應諸院間取一弟姪以應命而適之其後讓能顯達封國夫人而程之女竟無聞焉。案吳兢貞觀政要太宗以山東崔盧李鄭四姓恃其舊地稱爲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爲貴甚損風俗有棄禮經乃詔高士廉等撰氏族志士廉等初定崔幹爲第一等太宗降爲第三等今觀金華子所記則四姓立婚之風唐末猶然也

蔡州伯父院諸兄皆少孤劉符字端期蔡州刺史八子皆登進士第珪洪洞縣令瓌玕皆同母弟又異兄弟崇龜連崇宇崇遠乃其同祖弟兄故亦以崇爲名此河南劉氏出自匈奴薛史劉崇龜乾寧中廣南節度使洎南海子長擢第之日伯母安定胡氏已年尊矣詰早僮

僕捷至穆氏長阿姨入賀北堂伯母方起未離寢榻問安之後慮驚尊情不敢遽聞但嬉笑於前久之忽問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耶對曰亦只緣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將及第耶言訖滿目泫然左右因之不覺皆流涕吁長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誠非淳摯也不能感物

李郢詩調美麗亦有子弟標格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於杭州疎於馳競終於員外郎初將赴舉聞隣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爭娶之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一千緝先到卽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往復曰請各賦一篇以定勝負者乃甘退女竟適郢初及第回江南經蘇州遇親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親知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歸意郢爲寄內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香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鶯鶯交頸期千載琴瑟和諧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來牧餘杭郢時入訪猶子留宿虛白堂云闕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紺珠集作不成寐

二十五聲秋點長

張祜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敍也崇遠猶憶往歲赴恩門請承乏丹陽因得追尋往跡而祜之故居墮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常訊於廬里則亂前故老猶存頗能記憶舊事說祜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問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履相酌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下及過祜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恆常不以爲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